

独法者语

# 让良知吹散阴霾

王志凯



初冬的风凰城寒风瑟瑟，正在公交站等车的我突然听到有人叫我，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吕，他下车走到我跟前向我打招呼道：“多亏你们的开导，现在我可以睡个安稳觉，一心一意做生意照顾家庭了。”我婉言谢绝他要送我一段的好意，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脑海中浮现出去年的一幕幕。

研究生学历的老吕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。他吃苦耐劳、懂技术，为企业革新多项产品成果，在领导和同事眼中，德才兼备，一步步拼搏走来，四十多岁已经是集团下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。老吕的妻子在该企业另一个工厂上班，独生子正在读高三，夫妻俩人收入二十来万，有房有车，一家三口，生活可谓幸福和乐。

自从老吕担任公司领导后，社会应酬也多起来，一些下属单位、社会上的

人，以朋友名义，对老吕开始拉拢，起初老吕坚持原则、固守公司纪律，多次拒收他人的财物。但出于人情，老吕难免要和各路商界人士交往，这些人一开始并不托老吕为他们办事，放松警惕的老吕也慢慢接纳几个“厚道可靠”的人为朋友。既然感情上近了，逢年过节，朋友之间送些礼物、购物卡、加油卡等东西，他不便拒绝，只好先收下，然后再找个恰当的机会回赠对方些东西，可随着这种事情次数的增多，老吕一点点突破自己做人的底线。

在一次家宴中，老吕跟朋友小白随口说，明年想让儿子出国念书，只是手头有点儿紧。说者无意，听者留心。次日，小白让秘书把装有两万元现金的一个信封送到了老吕办公室，老吕想要推脱，可送钱的人丢下信封就跑了，老吕没追上，回到办公室，看到

一张张崭新的人民币，他忐忑不安，一夜辗转难眠，想着回头找个机会还给小白。可在不意中，妻子看到了钱，问清缘由后，说，大家都这样，不要才是傻瓜。就这样，老吕在妻子的唆使下，平生第一次违法收下了别人的现金。

后来，在一次集团为员工采购工作服的公开招标中，老吕违规让小白经营的资质不达标的企业中标。有了第一次，老吕抱着侥幸心理又大胆地收受了下属工厂厂长的贿赂，为他们企业资金的结算提供便利。

就在老吕内心窃喜，准备大展身手之际，集团公司另一起招标中串标窝案案发了。虽然与己无关，可不知底细的老吕，见到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被检察院叫走，内心惶惶，寝食难安。后来反贪干警传唤老吕询问另一案件的情况，经过内心的挣扎，他主动

如实交待了自己的违法行为，并让妻子退缴了赃款。

在看守所，我们见到老吕时，他一脸阴霾，对我们说：“起初是抱着侥幸的心理，现在我才体会到，我错了，要不是你们检察院让我及时悬崖勒马，恐怕我这辈子悔过的机会也没有了……”那天，我们跟他聊了许多法律问题。鉴于他家人的申请，且他这种情况也没有羁押的必要，我们依法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，并在起诉时建议对其从轻处罚。后来，法院认定老吕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。

案子了结后，老吕重新成立公司做起生意。他跟我们说：“经过此事，一家人对法律充满了敬畏和感激，现在我靠自己的劳动吃饭，心里踏实，以前失眠的毛病也好了，是内心最后的良知吹散了我头顶那片乌云，人生又见风和日丽。”

官场百态

# 突击“关心”

刘兵



早上一上班，办公室的罗主任就对门房的老李头亲热地说：“老李，这一年下来你够辛苦的。我听说，你老家下半年遭了灾，现在情况好些了吧？”

这罗主任可从来就没正眼看过老李头。虽然他不是办公室的兵，但只要罗主任坐车回单位，老李头开电动门动作慢了，罗主任就不留情面地对他吼。今天如此嘘寒问暖，让老李头有些受宠若惊。

老李头搓着手，战战兢兢地说，现在各级政府都很关心灾民。前几天，他打电话回老家，老伴说已住进乡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还收到了很多好心人捐赠的衣物和钱款。

罗主任如释重负，心头一动，对他说：“局里虽然刚号召向灾区捐款，但善款到你们那里怕还有些时日。下班后，你到办

公室来一下。一年下来，我们积攒了不少的旧报纸和杂物，你给清理一下卖掉，也算我们献的一份爱心。”

老李头望着马主任上楼的背影，心里觉得暖融融的。他突然想起了份内的职责，得抓紧时间分报纸送开水。

忙了一阵，老李头提着暖瓶，夹着报纸开始从六楼送起。他意外地发现，各部门的领导对他比往常客气。有的说，部门里有小伙子，以后这报纸和开水顺便让他们带上来就行了。还有的处长关切地问这问那，说天冷了，暖气还没入门房，马上就跟行政说一下，添个小煤炉。你要是冻病了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局长，拉着他唠了半天家常，还说有些职工反映要把门房撤掉一人，是他力排众议，坚持把小茶炉开下去，就是为保老李头的岗。老李头听了，直觉得喉头发涩，热泪横流。

受惯了奚落和埋汰，各种关爱猛得像潮水般地涌来，老李头一下子适应不了。

忙完了活，老李头在门房喘着粗气，闷闷地琢磨着这事。恰好，他的顶头上司——行政处的老马来取报纸。老李头和他熟，说今天领导们对他热得像冬天的一盆火，马处长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李啊，今年对中层以上干部的评议改了，要求所有在岗职工都参加公投，明天上午就举行，上面要来人监督。你们两个门房没编制，各算半票，他们都在突击跟你套近乎呢！”

城市后窗

# 岳父赠报

胡明相



前年，岳父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，几十年看报的习惯突然中断，说不出的难受，央求我从单位给他带旧报纸。但我们单位的报纸，大多是领导的，而且很多都要存档到一定期限。这样一来，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岳父，每天在家发呆，精神恍惚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我和妻子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刚好到了年度订报的时节，我和妻子经过认真探讨，订了四份报纸，

这样大家都能有点阅读的乐趣。把这个消息告诉岳父的时候，岳父责怪我们不懂过日子，但听得出来他心里是很高兴的。

由于我和妻子都要上班，家里没人收报纸，岳父便自告奋勇，每天上午8点半，准时出现在小区的门卫室，帮我们把报纸拿到六楼房屋。一层一层地爬，岳父也不嫌累。等我们下班，岳母已经过来帮忙做好了饭菜，岳父正悠悠地戴着老花镜，品着一杯自

泡的铁观音功夫茶，眼睛像个针孔打印机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慢慢地敲下去。

岳父体谅我们，结婚后不与我们一起居住。为了看报纸，岳父便把午饭定在了我们这里。岳父负责看报，岳母则负责做饭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在岳父的感染下，我和妻子脱离电脑，也细细地读起了报纸，每一个字都不放过，还真免除了很多电脑文字垃圾的毒害，眼睛也省了不少力气，大脑也比以前清晰多了。

去年，我们又增加了一份育儿报。这回岳父没有反对，因为岳父闲得无聊，便向报社写些五言律诗、七言绝句和小心得，一笔一画寄过去，有些居然发表了，有些编辑还写信鼓励岳父。遇到特别好的文章，岳父一笔一画抄下来向报社写信推荐，编辑感受到岳父辛苦，优先使用

岳父的荐稿。这样一来，岳父一年的稿费也能订两份报纸了。岳父赠报，还赠出了别的业余爱好，比如跑步，散步，跳老年舞，钓鱼。岳父随性而为，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今年，又到年度订报时节了，我征求岳父的意见。岳父说，他现在的阅读速度提高了，报纸不够看了，他们单位一个老同志退休了，商量着要联系几个退休老同志，进行“股份制”订报，看完自己的报纸后给对方送过去，再把对方的拿回来，最后拿回自己的报纸归档，这样互不打扰对方生活，方便多看而不凌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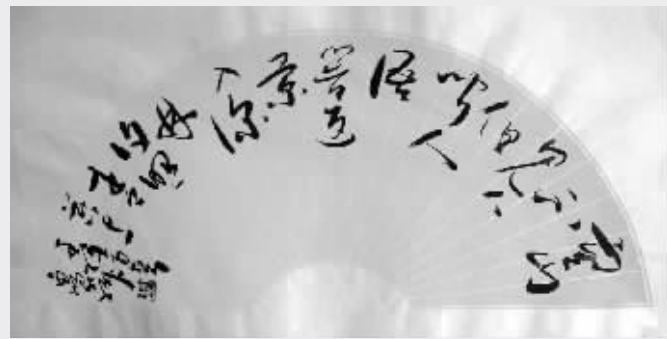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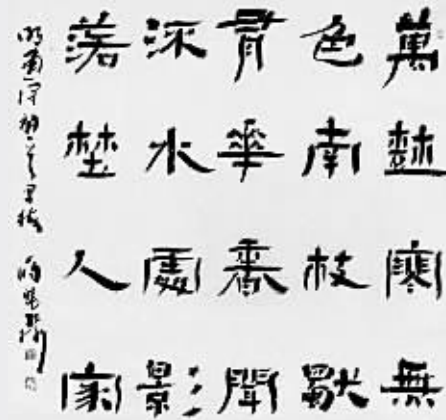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禁鼓掌叫好！岳父说，赠报也可以锻炼身体，把这手脚蹭利索，头脑蹭利索，过几个月好带孙子喽！原来岳父赠报还有这个目的！我望着妻子已怀孕五个月的肚皮，不由得笑了。

# 蒋晓水书画法



个人简介：

蒋晓水，别属晶森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，中国民革党员。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，保定市书协副秘书长，中国甲骨文艺术创作中心研究员，京师印社社员，台湾山痴画会艺术顾问。



# 枕着宋词过冬

黄春景

几乎每年冬季，我都会在枕边放置一本《宋词三百首》。四季之中，我独钟情于冬季。古典文学里，宋词是至爱。枕着宋词过冬，品读清照易安的善感，柳永的旖旎多情，秦观的淡雅，苏轼的痴情，李煜的柔弱……宛如品茗一道好茶，余香在口，回味无穷。

入睡之前，每每读到宋词里那些凄美哀伤的句子，不免潸然落泪，慨叹人生种种。如此一来，整晚的思绪便四处神游，没有丝毫倦意和睡意。比起烟枪的烟瘾、酒鬼的酒瘾，我成了不折不扣的词瘾。有宋词作伴，这个冬天不觉寒冷。微微伤感的宋词，道出了万千繁华落尽的景况，词人内心的感伤是在借情言志。所以，夜阑人静之际，在枕边品读宋词，最能入心入肺。

涉猎宋词，值此获得美的享受、爱的洗礼、丰富充实自身的情感世界。宋词里的笔触饱含清新含蓄、空灵婉转的审美特质，不仅带来了阅读快感，同时也给人捎去了牵挂。

枕着宋词过冬，每晚的品读总是意境迥异。不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，抑或是花间派，词人笔下极尽煽情、文采飘逸。近代学者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说：“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，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。”宋词有激昂、有悲壮、有柔情、有蜜意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。枕着宋词过冬，蜷缩被窝里，探出脑袋，手捧宋词酣然入睡的痴态，我觉得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不少人惯于听着乐曲催眠，我则是枕着宋词入睡的。

**造造 龙宫水源**  
**贵在高标准**  
 天然矿泉水纯净水  
 桶装水瓶装水 订水热线:0311-87755322  
 石家庄市金龙宫饮品有限公司

# 搀扶

王永光



星期天，阴了大半个上午的天刚刚转晴，小区里又现出那对熟悉的身影：一个年逾花甲的乡下老头儿搀扶着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，一步一步向前艰难地挪移着。

中年男人的一条腿僵硬、挺直，只能靠另一条腿拖着向前走。半年前，中年

男人还对着自己手下的二、三十号人吆五喝六、指手划脚，每天在大大小小的饭局上大口喝酒、大碗吃肉，推杯换盏地叱咤风云。

只是有一天晚上，当他醉意朦胧地从酒桌上下来又坐到赌桌上之后不久，捻着捻着手里的扑克牌就突然地秃噜到了桌子底下

去了。第二天，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睁开眼后，他被告知得了“脑血栓”。

如今好了，他终于可以不用忙了，想忙也忙不了了，走路都成了问题。乡下的老爹、老娘被一个电话召唤了来，得重新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他的吃喝拉撒。

“你说你一个本来好好的大老哥们怎么就早早地得了这个病。”老太太躲在厨房里择菜，一声叹气接着发出一声叹气。

媳妇听见了婆婆叹气，就阴着脸骂道：“作！作得呗，往死里喝。”老太太就不敢再言语了。她知道媳妇骂得不光是喝酒，还有别的。

男人在镇上的变电所当站长，每天忙着升官、忙着发财、忙着喝酒赌钱、忙着花心潇洒，就是不忙着回家。两年前，还在镇上找了个外地女人。

听说男人病了，那个

外地女人把男人在镇上偷买、并没有办证的一座平房院落卖掉，跑路了，再无踪影。

现在，家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愁。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闷。倒是老头儿，从来少言寡语，每天不吭一声地低头伺候儿子：从一开始喂吃喝喂、端屎端尿，到现在扶着他锻炼走路。

这老扶少，成了小区每天必上演的节目，一道特殊的风景。单元楼里闲着没事、在楼下聚伙闲聊的老太太们看着这一幕，交头接耳地指指点点、说三道四，像看一场戏。

也许过不了多久，他真得就能恢复过来了，再无需他老爹的搀扶。但这段艰难的日子，他老爹给他的一把搀扶，也许不只是让他能够重新站直走路，更想让他把下半辈子的路也能走得像个人样子。